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九至  
二百八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馮國柄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九

夢四

蕭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捐雲

李叔霽

李愬

薛存誠

李伯憐

張瞻

于董

盧彥緒

柳宗元

衛中行

張省躬

王憚

柳凌

崔暇

蘇檢

韋檢

朱少卿

覃隲

孟德崇

孫光憲

陸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蕭吉

大業中有人嘗夢鳳鳥集手上深以為善徵往詣蕭吉  
占之吉曰此極不祥之夢夢者恨之而以為妄言後十

餘日夢者母死遣所親往問吉所以吉云鳳鳥非梧桐  
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  
禮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憂耳

出大業拾遺記

### 侯君集

唐貞觀中侯君集與庶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  
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  
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片  
狀如魚尾因吮嚙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

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出酉陽雜俎

### 崔湜

唐右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荊州  
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夢張猷謂盧右丞  
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旁竟  
也其竟於今日乎尋有御史陸遺免齋敕令湜自盡出朝

野僉載

### 李林甫

李林甫夢一人細長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  
言曰此裴寬欲謀替我

出談  
賓錄

杜玄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  
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出朝野

僉載

召皎

安祿山以討君側為名歸罪楊氏表陳其惡乃牒東京

送表議者以其辭不利楊氏難於傳送又恐他日祿山見猛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覽之不悅但傳詔言皎還皎出中書見國忠問送胡之表無乃勞耶賴其不相罪狀忽有惡言亦當送之乎呵使速去皎還至戲口驛意甚忙忙坐廳上繩牀恍然如夢忽覺繩牀去地數丈仰視見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餘人令撲已雖被拖拽廳上復有一人短帽紫衣來云此非蔣清無宜殺也遂見釋放皎數日還至洛逆徒尋而亦



至皎與流輩數人寸扁待命悉被收縛皎長大有容止  
而立居行首徃見賊將田乾貞乾貞介胄而立即前牀  
間所夢者也逆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師命左右  
撲殺手力始至嚴莊遽從廳下曰此非蔣清無宜加罪  
乾貞方問其姓云姓召因而見釋次至蔣遂遇害也

出廣

異記

### 李捐雲

隴西李捐雲范陽盧若虛女壻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

聚飲其妻一夜夢捕捎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娼妓悉被  
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驚覺淚  
沾枕席因為說之而捎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惡  
遂棄斷葷血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  
不驗稍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捎雲素無檢遂  
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  
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  
皆溺死

出廣異記

李叔霽

監察御史李叔霽者與兄仲雲俱進士擢第有名當代  
大厯初叔霽卒經歲餘其妹夫與仲雲同寢忽夢叔霽  
相見依然語及仲雲音容慘愴曰幽明理絕歡會無  
由正當百年之後方得聚耳我有一詩可為誦呈大兄  
詩云忽作無期別沉寘恨有餘長安雖不遠無信可傳

書後數年仲雲亦卒

出廣異記

李愬

涼武公愬以殊勲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郾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為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於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

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性又少  
及隨道士信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  
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為相國猶當上仙況俗官乎後  
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因入憇天宮寺  
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於道安知非謫  
仙數滿而去乎

出續幽  
怪錄

### 薛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暮復亞

臺長憲閣清嚴俗塵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閑曠之思  
及廳吟曰捲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月闍吏因晝寢  
未熟髣髴間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  
入臺閣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  
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可入省迎  
乎闍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柰何敢入臺門即  
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峰靜居院羅漢大  
德緣誤與天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

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閹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伺其年正五十矣

出續玄怪錄

### 李伯憐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有優人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夜夢洗白馬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杼思曰凡顛人好反語洗白馬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

一粒無餘

出酉陽雜俎

張瞻

江淮有王生者勝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白中  
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白中炊因無釜也賈客至  
家妻卒數月矣

出酉陽  
雜俎

于堇

有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以問補闕于堇  
堇言松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者呼魄之象後二人

俱卒

出酉陽  
雜俎



盧彥緒

許州司倉盧彥緒所居溷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壙中是瓦棺有婦人年二十餘潔白凝淨指爪長五六寸頭挿金釵十餘隻銘誌云是秦時人千載後當為盧彥緒開運數然也閉之吉啓之凶又有寶鏡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輪彥緒取釵鏡等數十物乃閉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經一年而彥緒卒

出廣異記

柳宗元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後卒于

柳州焉

出因  
話錄

衛中行

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囑衛

欣然許之駁勝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濕選人與祕書郎韓泉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勝出果駁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出酉陽雜俎

### 張省躬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大和八年省躬畫寐夢一人自言當家名垂與之接歡彌日將去留贈詩

一首曰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  
寒食驚覺遽錄其詩數日而卒

出酉陽  
雜俎

王暉

進士王暉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為詞人  
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騶  
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暉在其中陸欲就之暉  
面若愧色陸彊牽之語暉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間  
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暉住揚州其子

住太平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多也

出酉陽雜俎

### 柳凌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柳疾卒素貧韋為部署米麥鋸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

出酉陽雜俎

崔暲

中書舍人崔暲弟暲娶李續女李為曹州刺史令兵馬使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妻在一廳中女立於牀西崔暲在牀東女執紅牋題詩一首笑授暲暲因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年夢後纔一歲崔暲妻卒

出酉陽雜俎

蘇檢

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行及同州澄城縣止於縣樓上醉

後夢其妻取筆硯篋中取紅牋剪數寸而為詩曰楚水  
平如鏡周迴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裁  
蜀牋而賦詩曰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  
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詩成俱送于所臥席  
下又見其妻答檢所挈小青極甚及寤乃於席下得其  
詩視篋中紅牋亦有剪處小青其日暴疾已而東去及  
鄂岳已來捨陸登舟小青之疾轉甚去家三十餘里乃  
卒夢小青云瘞我北岸新墜之後及殯于北岸乃遇一

新塋依夢中所約瘞之及歸妻已卒問其日乃澄城縣所夢之日謁其塋乃瘞小青墳之前也時乃春暮其塋四面多是海棠花也

出聞  
奇錄

韋檢

韋檢舉進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檢追痛悼殆不勝情舉酒吟詩悲怨可掬因吟曰寶劍化龍歸碧落嫦娥隨月下黃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書牕恨獨眠一日忽夢姬曰某限於修短不盡箕箒涕淚潛然當



有後期今和來篇口占曰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外  
柳和煙如今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年檢終日悵  
悵後更夢姬曰即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白浪  
漫漫去不迴浮雲飛盡日西頽始皇陵上千年樹銀鴨  
金鳧也變灰後果卽世皆符兆

出抒  
情詩

朱少卿

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貧賤客于成都因寢於  
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覓朱少卿其聲甚厲驚覺訪之寂

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一卷云  
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  
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  
一人自外牽馬一疋直入云少卿領取朱視之其馬無  
前足步步側蹶匍匐而前其狀異常苦楚朱大驚而覺  
常自惡之後蜀王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  
何膝上患瘡雙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五月五日殂  
乃馬夢之徵也

出王氏  
見聞

覃隲

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覃隲夢與友人胡鍼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入劉公則五木備體孑然音旨說理分解似有三五人執對久而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覃因問旁人答曰公為斷刑錯誤所致追來亦數日矣遂覺及早見胡鍼話之鍼曰余昨夜所夢一與君叶豈非同夢乎因共秘之劉公其日果吟感懷詩十韻其一首曰昨日方髻髻如

今滿領髯紫閣無心戀青山有意潛今其詩皆刊於石  
上人皆訝其詩意不數日而卒豈非斷刑之有錯誤乎

出野人  
閑話

###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鄰之子也自恃貴族脫略  
傲誕嘗太廟行香攜妓而往一夕夢一老人責之且取  
案上筆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賓客話及  
此事自言老人責我是惜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至九

十也客有封璉戲之曰九十字迺是行書卒字亞卿其  
非吉徵乎不旬日果卒

出野人  
閑話

### 孫光憲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孫光憲夢在渚宮池與  
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廳獨處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  
弟保勗見召上橋授以筆硯令光憲指搗發軍仍遣廳  
頭二子障蔽光憲不欲保融遙見逡巡有具橐鞬將  
按列行俟命次見掌節吏嚴光楚躡而前趨手捧兩黑

物其一則如黑漆鞞而光其一即尋常鞞也謂光憲曰  
某曾失墨兩挺蒙王黜責今果尋獲也良久夢覺翌日  
說于同僚踰月而保融卒節院將嚴光楚具帖子取處  
分倒節光憲請行軍司馬王甲判之墨者陰黑之物節  
而且黑近於凶象即向之所夢倒雙節之謂也

出北夢  
瑠言

陸洎

江南陸洎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為淮南副使性和雅  
重厚時輩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與之善乙丑歲九月

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客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人以一騎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有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階下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有一紫衣秉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為人皆行慈孝功成業就宜授此官可封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靈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嘻然至明年九

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候之客詣之  
謂曰君明日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辨明當  
行也承嗣曰吾常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洎曰唯  
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鄰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  
葬于茱萸灣承嗣後為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云

出稽  
神錄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



人以一卷書授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字為句唯記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為必得丹砂之效從事建業卒葬于吳大帝陵側無妻子唯一

婢名丹砂

出廣異記

王瞻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狹隘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吏許諾以五日

為期至日平明且當來也既寤便能下牀自出僦舍營  
辦凶具教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為別至期登榻安臥

向曙乃卒

出稽  
神錄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為涇州刺  
史既而為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宣州諸縣  
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誥不到邢甚惡之至明年春罷  
歸有薦邢為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請二十

餘日竟未拜而卒

出稽  
神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

夢五

煬帝

豆盧榮

楊昭成

扶溝令

王諸

西市人

王方平

張詵

麻安石

閻陟

劉景復

煬帝

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厨新書八千許卷將載還京師上官魏夢見煬帝大叱云何因輒將我書向京師于時大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於陝州下書著大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一卷無遺上官魏又夢見帝喜云我已得書帝平存之日愛惜書史雖積如山丘然一字不許外出及崩亡之後神道猶懷愛怯按寶厨新書者並大業所祕之書也

出大業拾遺

豆盧榮

上元初豆盧榮為温州別駕卒榮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嘗下嫁辟葉辟葉內屬其王卒公主歸榮榮出佐温州公主隨在州數年寶應初臨海山賊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夢一人被髮流血謂曰温州將亂宜速去之不然必將受禍及覺說其事公主云夢想顛倒復何足信須臾而寢女又夢見榮謂曰適被髮者即是丈人今為陰將浙東將敗欲使妻子去耳宜遵承之無徒戀財物女又向公主說之時江東米貴唯温州米賤公

主令人置吳綾數千匹故戀而不去他日女夢其父云  
浙東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艱辛言之且泣  
公主乃移居梧州梧州陷輕身走出竟如夢中所言也

出廣  
異記

### 楊昭成

開元末洛陽賈氏為廣漢什邡令將其家之任欲至白  
土店東七里其妻段氏馬驚墮阬而死即殯於山中經  
兩載弘農楊昭成為益州倉曹之廣漢曉發其妻竇氏



忽於馬上而睡向後傾倒昭成自下馭馬頻呼問猶不覺將至白土方寤云向夢有一婦人衣綠單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艷麗來控我馬悲啼久之自稱段姓是什加賈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見留山中孤魂飄泊不勝羈獨夫人後若還京我有尤名某見任京兆功曹可相為訪令收已魂歸於故鄉深以相囑言訖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夢問店者店人云賈明府妻墳去此六七里墜阮而死殯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始末與夢相

類昭成深異之因記其事後奉入京尋其段族具為說之段氏舉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

出靈異記

### 扶溝令

扶溝令某霽者失其姓以大厯二年卒經半歲其妻夢與霽遇問其地下罪福霽曰吾生為進士陷於輕薄或毀讒詞賦或詆訶人物今被地下所主每日送兩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竅受諸痛苦不可堪忍法當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畢方得托生近以他事為閻羅王所剝舊

視狼藉為人所笑可作一視與我婦云無物可作霽曰  
前者萬年尉蓋又玄將二絹來何得云無兼求鑄像寫  
法華經婦並許之然後方去爾

出廣  
異記

### 王諾

大歷中邛州刺史崔勵親外甥王諾家寄綿州往來秦  
蜀頗諳京中事因至京與倉部令史趙盈相得每籌左  
綿等事盈並為主之諾欲還盈固留之中夜盈謂諾曰  
某長姊適陳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長姊喪逝外甥女子

某留撫養所惜聰惠不欲托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歲  
寒非求於伉儷所貴得侍巾櫛如君他日禮娶此子但  
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成此親者結他年之好耳諸  
對曰感君厚意敢不從命固當期於偕老耳諸遂備纁  
幣迎之後二年遂挈陳氏歸于左綿是時勵方典邛商  
諸往覲焉勵遂責諸浪跡又恐年長不婚諸具以情白  
舅勵曰吾小女寬柔欲與汝重親必容汝舊納者陳氏  
亦曰豈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

本意諸遂就表妹之親既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陳氏同居相得更無分毫失所勵令其子鏗與諸江陵卜居兼將金帛下峽而去三月諸發五月勵受替遂盡室江陵而行諸與鏗方買一宅修葺停午諸忽夢陳氏被髮來哀告諸曰某他鄉一賤人崔氏夫人本許終始柰何三峽舟中沐髮使人聳某令於崩湍中而卒永葬魚鼈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鏗於東廂寐亦夢陳氏訴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峽鏗與諸偶坐方訝其事其夜二人

夢復如前鏗甚慙謂諸曰某娘情性不當如何有此  
寃且今日江頭望信若聞陳氏不平安此則必矣後數  
日果有信說陳氏溺三峽及勵到諸家諸泣說前事崔  
氏為其兄所責不能自明遂斷髮喑鳴而卒諸亦蕩遊  
他處數年間忽於夏口見水軍營之中門東廂見一女  
人姿狀即陳氏也諸流眄久之其婦又慙懃瞻矚問僮  
僕云郎君豈不姓王僮走告諸及白姨弟令詢其本末  
陳氏曰實不為崔氏所擠某失足墜於三峽經再宿泊

屍于磧遇鄂州迴易小將梁璨初欲收葬後因吐無限水忽然而甦其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誕二子矣

出乾  
騏子

### 西市人

建中年京西市人忽夢見為人所錄至府縣衙府甚嚴使人立於門屏外遂去亦不見召唯聞門內如斷獄之聲自屏隙窺之見廳上有貴人紫衣據案左右綠裳執案簿者三四人中庭朱泚械身鑠項素服露首鞠躬如

有分雪哀請之狀言詞至切其官低頭視事了不與言良久方謂曰君合當此事帝命已行訴當無益泚辭不已乃至泣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開東廊下二院聞開鑼之聲門內有三十餘人皆衣朱紫行列階下貴人指示曰此等待君富貴辭之何益此人視之乃李尚韋駱之輩也諸人復入院門又叱泚入西廊一院焉貴人問左右曰是何時事答曰十月又問何適而可曰奉天如此詰問良久乃已前追使者復出謂此人曰



誤追君來可速歸尋路而返夢覺話於親密其後事果

驗也

出原  
化記

### 王方平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其父有疾危篤方平侍奉藥餌不  
解帶者逾月其後侍疾疲極偶於父牀邊坐睡夢二鬼  
相語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為入一鬼曰待食漿  
水粥可隨粥而入既約方平驚覺作穿碗以指承之置  
小餅於其下候父啜乃去承指粥入餅中以物蓋上於

釜中煮之百沸開視乃滿餅是肉父因疾愈議者以為  
純孝所致也

出廣異記

張詵

張詵於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  
詵即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驚且喜  
以為上將用我即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卒十餘人  
為驅殿者詵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  
甚多再拜於前近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誼譁闐咽

於路槐影四矗煙幕邈迤城之西北數里又一城外有  
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  
若王者居既至門中使命詵下馬詵整巾笏中使引入  
門兵士甚多見宮闕臺閣旣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  
入百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峙然瓊  
玉華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數十具甲倚劔殿上有  
朱紫中使甚多一人戴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殿之  
東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殿之西宇有

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詵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即趨至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詵又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門詵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合於禮乎中使笑曰吾君寬無懼耳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詵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即呼吏命駕惶惑之際而寤竊異其

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詵拜乾陵令及凡所經歷皆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詵所夢殿東宇下峩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列聖真圖示詵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出宣室志

### 麻安石

麻安石唐貞元中至壽春謁太守楊承恩安石在道門習學推步自言大夫四月加官合得旌節是年武成刺

史三人安州伊公慎宋州劉公逸壽州楊公准並加散  
騎常侍後安石忽夜夢壽州子城內路西院中殿內見  
戴冠幘神人乘白馬朱尾鬣稱是宋武帝呼安石向前  
曰楊承恩無節度使卿不用住至明方問人此乃宋武  
帝昇壇拜將處有記見在安石檢解夢書言見戴冠幘  
神與人言者善惡如其言遂再三懇辭暫歸山是月離  
壽州後楊公風疾罷歸朝果驗也

出羊異  
集驗

閻陟

閻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隨父在任嘗晝寢忽夢見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麗來與已會如是者數月寢輒夢之後一日夢女來別音容悽斷曰已是前長史女死殯在城東南角明公不以幽滯卑微用薦枕席我兄明日來迎已喪終天永別豈不恨恨今有錢百千相贈以伸允眷言訖命婢送錢于寢牀下乃去陟覺視牀下果有百千紙錢也

出廣異記

### 劉景復

吳泰伯廟在東閭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黨合  
牢醴祈福于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輿女子以獻之非其  
月亦無虛日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綃畫美  
人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為勝兒葢戶  
牖牆壁會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  
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之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  
乃就榻方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而至  
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造納一胡琴妓藝甚精而



色殊麗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  
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一盃與飲逡巡酒至并獻酒物  
視之乃適館中祖筵者也生飲數盃醉而作歌曰繁絃  
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邈迤發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  
邊風駐寒月大聲嘈嘈奔湑湑浪蹙波翻倒溟渤小絃  
切切怨颼颼鬼泣神悲低悉率側腕斜挑掣流電當胸  
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  
天寶年前事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

胡塵斃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玄宗  
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為虜飲恨  
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雲成彗孛國門之  
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  
車徒矻矻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起忽勝兒若  
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既成劉生乘醉落筆草  
札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有不樂  
者妬色形於坐王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首血淋襟袖

生乃驚起明日視繪素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

出纂  
異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一

夢六

李進士

侯生

袁繼謙

邵元休

周靄

鄭起

朱拯

韋建

鄭就

櫻桃青衣

獨孤遐叔

李進士

有進士姓李忘記名嘗夢見數人云追已去至一城入  
門有廳室宇宏壯初不見人李徑升堂側坐牀角忽有  
一人持杖擊已罵云何物新鬼敢坐王牀李徑走出頃  
之門內傳聲王出因見紫衣人昇坐所由引領入王問  
其何故盜妹夫錢初不之悟王曰汝與他賣馬合得二  
十七千汝須與取三十千此非盜耶須臾見緋衣人至  
為李陳謝此人尚有命未合卽留住但令送錢還耳王  
限十五日計會不了當更追對李旣覺為夢是誕事理

不足信後十餘日有磨鏡人至其家自言善占家人使  
占有驗競以白李李親至其所問云何物小人誑惑諸  
下磨鏡者怒云賣馬竊資王令計會今限欲滿不還一  
錢王卽追君君何敢罵國士也李驚怪是夢中事因拜  
謝之問何由知此磨鏡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  
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報李言妹夫已死錢無還所磨  
鏡云但施貧丐及散諸寺云為亡妹夫施則可矣如言

散錢亦不追也

出廣  
異記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于荆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  
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  
出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數十  
輩軒宇華壯人物極衆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  
屨狀甚峻峙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羅列前後韓氏再  
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  
玉釵為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



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嘗為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野而死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雪前身寃帝從吾請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寃誠如是矣然韓氏固未當死不可為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而悟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

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歎異未嘗告于人後數年旅遊襄漢途次富水郡僚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氏歸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為首飾而又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為伯舅見念命為已女故以盧為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

出宣室志

袁繼謙

殿中少監袁繼謙為克州推官東鄰卽牢城都校呂君之第呂以其第卑湫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削之既多遂及城身稍薄矣袁忽夢乘馬自子城東門樓上有人達意請推官登樓自稱子城使也與袁揖讓乃謂袁曰呂君修私第而削子城之土此極不可推官盍言之乎袁曰某雖忝賓僚不相統攝又曰推官旣不言某自處置不一年呂公被軍寨中追之有過禁繫久而停職

其宅今屬袁氏張沆嘗借居之

出玉堂  
闕話

### 邵元休

晉右司員外郎邵元休嘗說河陽進奏官潘某為人忠  
信明達邵善之嘗因從容話及幽冥具感其真偽仍相  
要云異日吾兩人有先物故者當告以地下事使生者  
無惑焉後邵與潘別數歲忽夢至一處稍前進見東序  
下帟幙鮮華乃延客之所有數客潘亦與焉其間一人  
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卽前揖大僚延邵坐觀

見潘亦在下坐頗有恭謹之色邵因啓大僚公舊識潘  
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須命茶應聲已在諸客之前則不  
見有人送至者茶器甚偉邵將啜之潘卽目邵映身搖  
手止邵勿啜邵達其旨乃止大僚復命酒亦應聲而至  
諸客之前亦不見執器者罇筭古樣而偉大僚揖客而  
飲邵將飲之潘復映身搖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飲大僚  
又食卽有大餅餤下於諸客之前馨香酷烈將食潘又  
止邵有頃潘目邵令去邵卽告辭潘白大僚曰某與邵

故人今欲送出大僚領而許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頃年相邀幽冥之事邵卽問曰地下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誣大率如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言竟邵辭而去及寤因訪潘之存歿始知潘已卒矣

出玉堂  
閑話

### 周藹

湘湖有大校周藹者居常與同門生姻好最厚每以時人不能理命致不肖子爭財紛詬列于訟庭慨此為鑑乃相約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轍倘有不諱先須區分俾

其不露醜惡貽責後人也他日同門生奉職襄邱一夕  
周校夢見揮霍告訴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為異  
物矣昨在通衢急風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歸  
來略要處理周校忽然驚覺通夕不寐遲明抵其家說  
之家人亦夢不旬日凶問至矣自是傳靈語均財產戒  
子辭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復再來

出北夢  
瑣言

### 鄭起

進士鄭起謁荊州節度高從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

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意甚不平比夕又夢起異  
其事召嚴而說之嚴命巫祝祈謝靡所不至莫知其由  
明年鄭生隨計嚴光楚愛其宅有少竹徑多方而致之  
纔遷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職竟不知其故

出北夢  
瑣言

朱拯

偽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州夢入官署堂上一紫  
衣正坐旁一綠衣紫衣起揖曰君當以十千錢見與拯  
拜許諾遂寤頃之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



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耶  
卽以私財葺之費如數

出稽神錄

### 韋建

江南戎帥韋建自統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  
人導從數十來詣韋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  
宇頽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為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  
鎮訪之乃宋無忌廟視其像卽夢中所見因新其廟祠

祀數有靈驗云

出稽神錄

鄭就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常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已曰可於屋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洩其事於是失劍

出稽神錄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

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食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  
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  
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  
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  
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  
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  
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衣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  
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

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  
備諳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  
女子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為令淑當為  
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  
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歷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  
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席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  
有在城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  
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婚事事華盛殆非人

間明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屏  
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  
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  
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  
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  
令渠為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秘書郎姑云  
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敕授王屋尉  
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

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直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  
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  
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  
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  
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為東都留守河南  
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二十年有七男三女  
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攜櫻  
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筵遂下馬禮謁以故相

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  
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間講僧  
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  
前後官吏一人亦無迴遑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  
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并饑郎君何久不出盧  
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惘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  
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

訪道絕跡人世焉

闕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  
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  
至蜀羈栖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郾縣西去城尚百里歸  
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趨斜徑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  
五六里天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  
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于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  
株夜深施衾幃於西窻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



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  
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  
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于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  
持牀席牙盤爇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  
謂貴族賞會深慮為其斥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  
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  
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間坐獻酬縱橫  
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

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即下屋伏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  
真是妻也方一見少年舉盃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  
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  
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  
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  
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  
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  
陛間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繞至地悄然亦無所有遐

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驚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悵  
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  
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遐叔至寢妻卧  
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姊妹之黨相與玩月出金光  
門外向一野寺忽為凶暴者數十輩脇與雜坐飲酒又  
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  
大磚飛墜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

耶

出河  
東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二

夢七

元稹

段成式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鄭昌圖

韓確

元稹

元相稹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樂天在京與名輩遊慈

恩寺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  
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  
及襄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  
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

若符契也

出本  
事詩

### 段成式

段成式常言聞於醫曰藏氣陰多則夢數陽壯則少夢  
夢亦不復記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

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為衙鼓也又姊婿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妓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之身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騶阜百夕無一夢也

出酉陽雜俎

俎

###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

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買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嶺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牀鳳發卷視首篇



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  
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  
取彩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玩春陽何處春陽  
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  
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  
衣張袖舞數拍爲彎弓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頭良久  
即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忘  
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

中後鳳為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羣佐及宴隴  
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  
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  
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瓏吳興姚合洎亞之復  
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  
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  
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  
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

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  
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出異

錄聞

###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晝  
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  
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  
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

秦官也

使佐西乞術伐河西

晉秦郊也

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婚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過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疾騎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

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為沈郎  
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  
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  
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貺壽內史廖曾為秦以女樂  
遺西戎戎主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  
悅賞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  
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  
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

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  
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  
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  
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髻莎雜英滿地兮  
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  
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  
感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  
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託久要不謂不得周

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  
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  
無狀肺腑申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  
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  
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臍附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  
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  
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為歌辭曰擊臍  
舞恨滿烟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

紅舊綉衣幾度宮中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  
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既再  
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  
見珠翠遺碎青階下櫨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  
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  
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燕脂竟別去  
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  
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卧邸舍明日亞之為友人崔九



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  
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  
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出異聞集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  
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  
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  
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

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  
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  
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學詩書甚有篇詠欲不為  
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  
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  
面少年復請歌張妻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  
籌筋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  
此罰于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

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  
盃請歌張妻不悅沈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  
暮夫壻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  
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沈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  
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  
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  
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索無辭  
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

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曰花前  
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  
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  
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  
發一瓦中妻額闐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  
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問其妻婢僕曰娘  
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其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  
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孛凡歌六七曲有長

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孛額因驚覺  
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也

出纂  
異記

###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  
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於夢  
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  
一牕側栢葵花宛若夢中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  
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

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出北夢瑣言

###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為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於兄弟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

出聞奇錄

韓確

越州有盧冊者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在山陰縣顧樹村知堰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嘗憑吏求魚韓方寐夢身為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被取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揭鰓貫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奴僕有頃寘礎割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洎漁子形狀與夢

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成二年也

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三

巫

師舒禮

女巫秦氏

楊林

來俊臣

唐武后

阿來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來婆

勤曾

阿馬婆

白行簡

許至雍

韋覲

高駢

厭呪

厭盜法

雍益堅

宋居士

巫

師舒禮

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  
太山俗常謂巫師為道人初過冥司福舍前土地神問  
門吏此云何所門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禮即道

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千百間屋皆懸簾置榻男女異處有念誦者唄唱者自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禮名以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見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禮禮怖走出神已在門外遂執禮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何所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殺生其罪應重付吏牽去禮見一物牛頭人身持鐵叉捉禮投鐵牀上身體焦爛求死不得經累宿備極寃楚府君問主者知禮壽未盡命放歸仍誡曰勿

復殺生淫祀禮既活不復作巫師

出幽  
明記

女巫秦氏

義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  
乃遣使奉牲薦幣謁岱岳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  
索氏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使者設禱因  
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神教曰天授英輔神魔所擬有  
征無戰蕞爾小虜不足制也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尅如

期而三齊定焉

出述  
異記

楊林

宋世焦湖廟有一栢枕或云玉枕有小坵時單父縣人楊林為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坵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為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愴然久之

出幽

明錄

來俊臣

唐載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巫祈  
禱星月呪詛不道拷楚酸痛奴婢妄證二子自誣並鞭  
殺之朝野傷痛浮休子張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厭禱小  
兒婦女甚重符書蘊慝崇姦構虛成實罔土用血誠伊  
戾之故為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

出朝野  
僉載

### 唐武后

唐武后将如洛至闕鄉東騎忽不進名巫者問之巫言  
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為採樵者所苦聞

大駕至故來求哀后敕去墓百步禁耕植今荆棘森然

出國朝

雜記

### 阿來

唐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并将昏鏡以照人令其迷亂與崇仁坊邪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平王誅之後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逆韋之輩為之也

出朝野  
僉載

### 雍文智

唐韋庶人葬其父韋貞號鄴王葬畢葬官人賂見鬼師

雍文智詐宣鄂王教曰當作官人甚大艱苦宜與賞著  
綠者與緋韋庶人悲慟欲依鬼教與之未處分間有告  
文智詐受賄賂驗遂斬之

出朝野  
僉載

### 彭君卿

唐中宗之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對百  
官總集詐宣孝和敕曰御史不存檢校去却巾帶即去  
之曰有敕與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決杖  
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頭仍舞蹈拜謝而



去觀者駭之

出朝野  
僉載

### 何婆

唐浮休子張鷟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  
闕僧祈之二十餘日無效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  
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  
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  
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  
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

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  
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  
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  
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出朝野  
僉載

### 來婆

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浮休子張鷟曾  
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  
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

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  
將軍頂禮既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

支配

出朝野  
僉載

### 勤曾

唐勤曾任魏州館陶縣尉敕捕妖書人王直縣界藏失  
敕史蔣欽緒奏請一百日捉不獲與中下考其時限已  
過半有巫云少府必無事不用過憂後遇按察使邊冲  
寂奏奉敕却奪敕史曹勤俸會十一月二十二日巡陵

恩赦遂得無事其時遣人分捕王直不得又有日者云至某月某日必獲王直反縛送來果有人於相州界捉得別一王直以月日反縛送到推問逗遛不是畜妖書者遂却放之

出定命錄

### 阿馬婆

唐玄宗東封次華陰見岳神數里迎謁帝問左右左右莫見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鬢紫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敕阿馬婆敕神先歸

帝至廟見神繫鞵俯伏殿庭東南大栢之下又召阿馬  
婆問之對如帝所見帝加禮敬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  
詔先諸嶽封為金天王帝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  
高五十餘尺濶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陰刻  
扈從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壯麗鐫琢精巧無比倫

出開天  
傳信記

### 白行簡

唐郎中白行簡太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至

一新塚間天將曉而回至城門店有鬻餅飢餓者行簡  
餒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見店婦抱嬰兒使使者便持一小  
土塊與行簡令擊小兒行簡如其言擲之小兒便驚啼  
悶絕店婦曰孩兒中惡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彈琵琶  
召請曰無他故小魍魎為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  
酒食耳不為祟可速作飢餓取酒遂巡陳設巫者拜謁  
二人與行簡就坐食飽而起小兒復如故行簡既寤甚  
惡之後逾旬而卒

出靈  
異記

許至雍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淡雅早歲亡沒至雍頗感歎每風  
景閑夜笙歌盡席未嘗不歎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  
夜於庭前撫琴玩月已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吁嗟數  
聲至雍問曰誰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乃  
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  
雍驚起問之乃無所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  
是何人也後數年至雍閒遊蘇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

輩皆婦人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廟許君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為土人所敬伏皆趙生之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懇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為召之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百耳遂擇良



日於其內洒掃焚香施牀几於西壁下於簷外結壇場  
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令許君處於堂內東隅  
趙生乃於簷下垂簾卧不語至三更忽聞庭際有人行  
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四應云  
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請  
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簾見許生之妻淡服薄粧  
拜趙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君行若此  
無枉橫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

親舊閭里等事往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間尚佛經呼  
為功德此誠有否妻曰皆有也又問冥間所重何物妻曰春  
秋莫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致之須臾粥  
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許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  
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足下前與為者亦已盡得良久趙  
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時即有譴謫妻乃出許生相隨  
泣涕曰願惠一物可以為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以  
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置

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  
大哭良久揮手却許生掛汗衫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  
生取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痛悼數日不食盧求  
著幽居蘇州識趙生趙生名何蘇州人皆傳其事

出靈  
異記

### 韋覲

唐太僕卿韋覲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  
詣覲曰甚善禱祝星辰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覲不知  
其誑詐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果香燈等巫者乘醉

而至請韋自書官階一道虔啟於醮席既得手書官銜  
仰天大叫曰韋覲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合族拜曰乞山  
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財物盡與之時崔  
侃充京尹有府囚叛獄謂巫者是其一輩里胥詰其衣  
裝忽異巫情窘乃云太僕卿韋覲曾令我祭天我欲陳  
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皇帝召覲  
至殿前獲明寃狀復召宰臣論曰韋覲城南上族軒蓋  
承家昨為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之罪憊其師巫

便付京兆處死韋貶潘州司馬

出雲溪友議

### 高駢

唐高駢嘗誨諸子曰汝曹善自為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四板片中以累於汝矣及遭畢師鐸之難與諸甥姪同坎而瘞焉唯駢以舊氈苞之果符所言後呂用之伏誅有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許身披桎口貫長釘背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為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

出妖亂志

厭呪

厭盜法

厭盜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廩鼠不食稻以塞埒百鼠種絕

出酉陽雜俎

雍益堅

唐雍益堅云主夜神呪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以却恐

怖惡夢呪曰婆珊婆演底

出酉陽  
雜俎

宋居士

唐宋居士說擲骰子呪云伊帝彌帝彌揭羅帝念滿十

萬遍彩隨呼而成

出酉陽  
雜俎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四

幻術一

客隱遊

身毒國道人

審霄國畫工

營陵人

扶婁國人

徐登

周矜奴

趙侯

天竺胡人

鞠道龍

陽羨書生

侯子光

客隱遊

魏安釐王觀翔鵲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鵲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鵲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為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

出異苑

### 身毒國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國來朝則身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

五年乃至燕都喜銜感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圖十層高  
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  
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散水為霧霧閣  
數里間俄而復吹為疾風霧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  
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纔一  
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  
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  
於口內復以手抑曾上而聞衣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

口則向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  
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變為嬰兒倏忽而死香  
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術惑神

怪無窮

出王子年  
拾遺記

### 騫霄國畫工

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  
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羣物之象刻玉為百獸之形毛  
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年月工人以絹畫地方

寸之內寫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為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得作目作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能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何所在山澤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眼相隨而行毛色形相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皆無一眼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臆前果是元年

所刻玉虎也

出王  
子年  
拾遺記

營陵人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往當出戶時奄忽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出搜

神記

扶婁國人

南垂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霧小則入纖毫綴金玉毛羽為衣服能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為巨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為虎口中生人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倏忽佳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宋代猶學焉得粗得精代代不絕乃俗謂之婆侯伎則扶婁之音訛耳

出拾遺錄

### 徐登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為丈夫與東陽趙晒並善方術  
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為不流  
晒次禁枯柳為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晒師事之  
後登身故晒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晒乃昇茅屋據鼎而  
爨主人驚怪晒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船  
人不許晒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  
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殺之民立祠於永寧而蚊蚋  
不能入

出水  
經



周珍奴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  
身悉如真虎鄉人周珍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  
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去我欲  
有所為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一大黃斑虎從草出奮  
越哮吼甚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為  
人語二人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頗疑之乃  
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乃身體事事詳視

了無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喚醒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一蠻師云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隻雞一斗酒受得此法

出冥祥記

### 趙侯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頹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為鼠所盜乃披髮持刀畫作地獄四面為門向東嘯羣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去

盜者令止止者十餘剖腹看臟有米在焉曾徒跣須履  
因仰頭微吟雙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  
杯向日即掩鼻不脫仍稽顙謝過着地不舉永康有騎  
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

今猶在山下

出異  
苑

### 天竺胡人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有幻術能斷舌吐火  
所在人士聚觀將斷舌先吐以示衆然後刀截血流覆

地乃燒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半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如故不知其實斷否也嘗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中斷之已而取兩段合祝之絹布還連續故一體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出法苑珠林

### 鞫道龍

葛洪云余少知有鞫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能乘龍御虎佩步金為刀以絳繒

東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厭之術既不行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朝亦取以

為角抵之戲焉

出西京雜記

### 陽羨書生

東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卦路側云脚痛求寄彥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鷺亦不驚

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  
欲為君薄設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奩子奩子  
中具諸饌殺海陸珍羞方丈其器皿皆是銅物氣味芳  
美世所罕見酒數行乃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  
暫要之彥曰甚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  
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  
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外心向亦竊將一男子同來書  
生既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彥曰甚善女人於口中吐出

一男子年可二十三亦穎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  
生卧欲覺女子吐一錦行障書生仍留女子共卧男子  
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將女人同行  
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泄言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  
女子年二十許共讌酌戲調甚久聞書生動聲男曰二  
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子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子  
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獨對彥坐書生然  
後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

別還復吞此女子諸銅器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廣二尺餘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至太元中彥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題云是漢永平三

年所作也

出續齊諧記

侯子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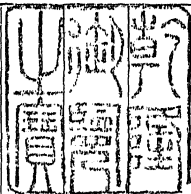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氏依鄜爰赤眉家頗見其妖怪事微有驗赤眉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綏



竺龍謹誌謝樂等衆聚數千於杜陽山稱大皇帝改元  
龍興立官屬大將軍鎮西石廣斬平之子光頸無血十

餘日面色如生

出錄  
異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四